大公報
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

七日談（北京篇）

香港的文化活力與魅力

張頤武

「七一」至，又到了香港回歸祖國的紀念日。人們都看得到，近年來，香港和國家的發展同步，也更深地融入了大灣區的發展之中，取得的成就也引起了全球的矚目。東方之珠的光芒更加璀璨，紫荊花也綻放得更加瑰麗，香港的發展正是中國發展的重要方面，香港的成就也是中國的成就的重要方面。這個國際化的全球都市正在國家的發展中凸顯了自身的重要作用。

香港在金融、科技等方面的成就自是可圈可點，在民生、環境等方面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而在文化方面的成績和發展更是引起了多方的關注。無論如香港的故宮文化博物館、M+等舉辦的一系列受到公眾歡迎的高水平展覽，還是香港的諸多如流行文化節、圖書節等重要的文化「盛事」；無論是如《破地獄》《九龍城寨之圍城》等富有特色的電影讓本地電影的魅力重現，或是如本地演出市場的活躍；無論是如龍家昇創造的Labubu經由內地潮玩品牌泡泡瑪特而走紅，還是在文化和科技融合方面的一些新成就；都凸顯了香港近年來文化方面的活力和作為「文化之都」的獨特魅力。

香港是全球性的都市，其文化在更深地融入了大灣區乃至國家的發展中獲得了更加強大的支撐，也獲得更為充實的力量。這是香港的文化彰顯其特色，展現其光彩的內在基礎。中華文化為香港的國際都市的文化特色更好地賦能，讓香港的開放的活力能夠更好地彰顯。香港內在的文化創造，正因為在這些年裏有了中華文化的更深的滋養和中國的文化創造的支撐，才更能夠發揮其作用。文化的根基更深，文化的認同更強，其實其特色的發揮才更有可能，才可能在世界上凸顯其影響力。香港的文化近年來彰顯的活力和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息息相關。而人們常常討論的香港的「國際化」「多樣化」等等特色，正是在中華文化的內在的豐沛滋養作用之下得到了更加充分地展開。中華文化在香港通過不斷地轉化和創新也能夠得到新的展開，而中國本身強勁的文化需求正是香港文化發展的強大支撐。大灣區的嶺南文化特色和特有的嶺南生活樣態和文化，也讓香港的文化發展更有自身內在的地域底蘊，更能彰顯其獨到的特色。可以說，香港正是當下世界所矚目的「酷中國」的耀眼的一部分。

香港的「國際化」和「多樣化」的特點，也為香港的文化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證。香港面向世界開放的特質，其實為香港在全球文化的交流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基礎，香港的金融中心等在亞洲乃至全球的獨特地位，其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在全球有一定影響的教育科技等方面發展的都為其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條件。香港的文化創造正是能夠博採眾長中彰顯自身的文化特色，能夠跨越一些文化的障礙和阻隔，既能在傳播中華文化中發揮作用，也能讓全球的優秀文化更好地匯聚和傳播。

香港長期處於中西文化交融之中，豐富如「調色板」的五顏六色的文化光譜也能夠孕育出更豐富的文化。香港吸引全球一流的文化創造、管理等方面人才的能力，香港作為多樣文化的傳播「中介」和「輻射」的功能，所具有的國際性的文化創意產業的運作能力，既為世界的各種文化創造的展現和傳播提供了空間，也為本地的原創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

香港多年來打造「文化之都」的努力，也讓它的全球性的作用越來越得以彰顯。香港的國際都市的獨特影響力其實正是其文化活力展開的前提，一個國際化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城市，通過自身的不斷追求，已經把「文化之都」的光彩展現了出來。

香港的文化在當下已經展示出活力和魅力。它的活力正是其創造力和運營力在不斷展現，而它的魅力在於其吸引力和傳播力在不斷擴大。它的發展當然還有無限的空間和可能，還有更多的機遇，也會有各種挑戰，但現在香港所追求的那種既深深植根於中國文化之中，又有廣闊的全球視野；既在追求新的創造，又在努力彰顯其全球的運營和傳播能力的文化的形態，已經可以讓人們對於它的未來充滿無限的期待。

◀《九龍城寨光影之旅》電影場景展現正於九龍寨城公園展出。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芭蕉葉大梔子肥

自由談

耿艷菊

前兩年讀《唐詩三百首》，是把韓愈的詩跳過去的，佶屈聱牙不說，還相當長，望而生畏。等囫圇吞棗似地把整本書粗略地過了一遍，就拋到一邊去了，心把書扔了，書倒還一直安靜地待在隨身攜帶的包中。

一天，站在路邊一棵柳樹下等家人，正是午後，驕陽似火，蟬聲如沸，樹葉像石化了般，一動不動，沒有一絲絲風。到處都悶悶的，像拉緊了的弦，讓人無緣無故就焦躁煩悶。手機也快沒電了，自然不能看手機打發等人的無聊光陰。左右一瞥間，突然有光一閃，包裏有書呀！

歡喜猶如清風，送來一陣清涼。從包裏翻出《唐詩三百首》，想到古人所言「舊書不厭百回讀」及「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的話，立時間更有了好興致。對於喜歡讀書的人來說，再不好打發的時光，一卷在手，也能變得有意思起來。

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我認認真真讀起了韓愈的詩，是那首《山石》，一首七言古詩，內容是山水遊記，韓愈寫他遊覽山中寺廟的見聞，從黃昏到寺所見到夜晚入住感受，及至天明離去，感受細膩，景致清幽，詩意盎然。沉浸在詩句中，彷彿自己也跟着古人的腳步來到樹木蔥鬱的山中遊玩一趟，好不愜意。

尤為喜歡的是這兩句：「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這是白描的寫法，就是把眼前看到的景致如實寫下來，可我卻在這兩句風物描寫中讀出了一份生命的哲思，一種昂揚開闊的人生態度。

且看詩句中言，剛下過一場雨，雨水也是水，上善若水，一場好雨讓萬物煥然一新，人的心情也明亮起來。「新雨足」三個字讓人宛若聞到了雨後清新的氣息，到處溫潤潤的，枝葉上掛着清涼晶瑩的雨珠。雨後的芭蕉葉青翠碩大，搖漾着清雅淡泊的風致，卻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在流動，是湯湯的一脈碧水，奔流不息。梔子花這時候也開得正好，潔白的花朵明麗，雨後更是自有一番清新靈動。

「芭蕉葉大梔子肥」，平平淡淡的字句裏，卻鋪展開一幅賞心悅目的風景。芭蕉葉在草木裏，算得上闊大的。梔子花在花木裏，也稱得上碩大的。這是它們的相似之處。大自然把它們放到一起，放到萬物茂盛的夏季，一定有奇妙的深意吧，即便在我們尋常人的眼中，它們不但不彆扭違和，竟十分相宜。

芭蕉和梔子，自古以來，都是文人筆下常見的。八大山人畫過一幅《芭蕉梔子花》的水墨，張大千有《芭蕉梔子花》扇面，《芭蕉梔子圖》立軸，楊萬里有詩言「芭蕉分綠與窗紗」，張祜寫「一庭梔子香」……芭蕉和梔子不僅在大自然裏蓊蓊鬱鬱地生長着，盛開着，芳香着，更在文人雅士的筆下，在泛黃的書卷裏，在古老詩意的時光裏，在世世代代人的心間，一直茂盛生長，明麗盛開，芳香瀰漫。

畫畫也好，寫文章詩詞也好，都蘊含着執筆者的深深情思，逶迤婉轉的心願。他們畫的寫的是山，是水，是花，是葉，是草，是石，是鳥……更是自己的一番心事。

「米神」的布魯日《聖母子》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布魯日老城一日遊，意猶未盡是最貼切的形容詞了。這座北方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重鎮有着太多的「隱藏款」。在勃艮第公爵、被譽為「好人菲利普」的菲利普三世於一四一九至一四六七年執政期間，勃艮第宮廷被公認為引領全歐的時尚與品味，「是貴族氣派的代名詞」。未設固定首都的他，將屬地布魯塞爾、里爾和布魯日都發展成了大都市。其中，布魯日以生產高品質紡織品、掛毯和精美的金屬製品而聞名。時至今日漫步老城，依稀能感受到往日輝煌。特意把聖母教堂（Onze Lieve Vrouwekerk）留到當日最後一站，只因這棟布魯日的地標建築內藏有意大利境外唯一一件米開朗基羅大理石雕《聖母子》。

地理位置沿海的布魯日無疑是北方文藝復興時期海運商貿的主要港口，並與當時的威尼斯和熱拿亞港建立了繁榮的貿易網絡。一四三九年，老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在布魯日開設了分行，金融網絡的設立成為了銜接意大利文藝復興與北方文藝復興文化的重要助力，雙方的藝術品也得以相互流通。如活躍於布魯日的漢斯・梅姆林（Hans Memling）真跡被購至佛羅倫斯，讓四方之三側臉半身像的構圖和肖像中的風景背景得以被意大利藝術家們借鑒並發展。而被西方藝術史尊稱為「米神」（Il Divino）的米開朗基羅所雕刻的《聖母子》也成為了他生前唯一一尊被帶出意大利的作品。

這尊陳列在聖母教堂側翼禮拜堂、由卡拉拉大理石雕刻而成的《聖母子》是由經常因生意前往佛羅倫斯的布魯日布料商人兄弟揚・凡・莫斯克隆和亞歷山大・凡・莫斯克隆（Jan & Alexander van Mouskroen，在意大利語中兄弟二人名為Giovanni & Alessandro Moscheroni）於一五〇四年用四千弗洛林的重金購得。要知道彼時位於佛羅倫斯老城中心的住宅一年房租僅二十五弗洛林，足見這尊大理石雕在當時已屬頂級奢侈品了。鑒於「米神」剛剛完成其轟動梵蒂岡的成名作《聖殤》不久，且正在塑造其另一尊傳世經典《大衛》，因此莫斯克隆兄弟委託雙方的共同友人、佛羅倫斯銀行家雅各布・加利（Jacopo Galli）出面，並開出四千弗洛林的天價請這位年輕有為的雕塑家盡快「抽空」創作。於是，這尊一百二十八厘米高的聖母子大理石像就此誕生。

待雕塑於一五〇三年完成後，莫斯克隆兄弟將其運回布魯日，安置在聖救世主教堂（Sint–Salvatorskathedraal）內的家族禮拜堂中供奉。一五一六年，莫斯克隆家族將雕塑捐贈給了布魯日聖母教堂，《聖母子》在此享受了近三個世紀的安寧。由於如今禮拜堂不允許進入，我們只能隔着護欄遠遠地望着這尊靜謐安詳、毫無火氣的聖母子像。想到一五二一年，阿爾布雷希特・丟勒（Albrecht Dürer）曾在時任布魯日聖路加畫家行會（St.Luke Guild）會長揚・普羅沃斯特（Jan Provoost）的陪同下遊歷布魯日，站在和我所處的相同位置欣賞過這尊雕塑，身臨其境的觸動不由得多了一分。

專程到此一睹大師真跡，要特別感謝電影《古蹟衛士》。電影講述了這尊雕塑和諸多古代大師真跡在被希特勒所統領的德軍掠奪後，一群「古蹟衛士」誓死將德軍藏匿的大量盜竊文物完璧歸趙的故事。片尾聚焦在失而復得的「米神」真跡上，讓我自此將布魯日聖母教堂寫進了必到清單。事實上，《聖母子》在莫斯克隆家族捐贈至聖母教堂後共兩次被搶。一七九四年，法國革命者佔領了當時由奧地利控制的布魯日，將這尊雕像帶回了巴黎，直至一八一六年拿破侖時代結束後物歸原主。整一百五十年後，希特勒麾下的納粹軍隊在逃離布魯日時將雕塑連帶其他弗拉芒原始派（Flemish Primitives）大師真跡一併「順走」，一九四六年被「古蹟衛士」們在奧地利阿爾陶斯的礦井中發現得以完璧歸趙。這尊命途多舛的雕塑幾經周折才重獲昔日的平靜。

如今，布魯日聖母教堂因這尊「米神」真跡的存在而吸引着全世界遊客和藝術愛好者的目光。去過幾次梵蒂岡，隔着玻璃「朝拜」《聖殤》的距離和此刻相差無幾。相較於《聖殤》中更顯幼態的聖母面容，布魯日聖母教堂中的版本顯得更加莊嚴肅穆。儘管《聖母子》的命運遠沒有那尊完成即入駐梵蒂岡教廷的米開朗基羅成名作那般「養尊處優」，但飽經風霜的它卻見證了布魯日城的變遷。

▲米開朗基羅大理石雕《聖母子》。 作者供圖

竹雨聽茶

如是我見

李丹崖

「竹」字好，好在「个」「个」比肩，「个」是單片的竹葉，亦可看成是植株的芽葉。揚州有園曰：个園。初聞不知何意，進園方知是竹好，再回頭看園子的名字，真是妙不可及。「个」字像極了「一芽兩葉」的茶，且是明前龍井，行話說「一旗一槍」，即如此樣貌。「旗」「槍」即象形的芽葉，以此論茶，多少是有些刀兵氣。不如竹下飲茶去，竹風颯颯，茶香幽幽，群鳥相逐於林梢，竹梢漾動；諸蟲疾走於落葉，竊竊私語。

故里有竹園，連綿數畝，翠竹屏障下，雖是土牆瓦頂的院落，故園卻多了幾許風雅。昔年，每逢麥收時節，家大人們在田壟間忙碌着顆粒歸倉，命我等少年煮茶送到田間。茶是母親事先安排好的，後園的竹林，挑選嫩竹葉，摘下來，洗淨了，在灶內烹煮一刻鐘，湯色翡綠翡綠，自是好看。稍稍放涼，裝於黃陶罐子裏，拎着朝田間走，田間好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眾人揮鐮刈麥，亦揮汗如雨，天是真熱，料想家大人們喝了竹葉茶，能解暑降燥，也算是做了件意義非凡的「大事」。

竹葉茶湯色清冽，清香奇崛，那是骨子裏的氣韻，可謂骨中香徹。一飲一啄之間，茶中的香氛解了人身體的燥熱，一直想找個詞來形容竹葉茶，或可稱之為「葳蕤生香」，竹葉茶的香回甘迅猛，似乎把數畝綠竹的香氛悉數吞入口腹。

其實，竹葉茶可煮，亦可蒸。蒸要把洗淨的竹葉放在籠箅上，下方放水來蒸，蒸出來的竹葉茶，水色稍淡，滋味卻更加清幽。這種做法，在清朝顧仲尤為擅長，他在《養小錄・諸花露》裏云：「蒸諸香露。凡諸花及諸葉香者，俱可蒸露，入湯代茶……」料想，顧仲也應蒸過嫩竹葉。

竹林裏有竹銹，竹銹呈灰褐色，亦有咖啡色，我一度以為是竹子生了病。每逢落雨，竹林一碧如洗，雨沐綠竹，亮若油光，雨落竹間，如樂隊裏沙錘的響動。雨淋漓不止，雨水從竹葉上滾下來，傾瀉到落葉上，嚓嚓噠噠，自是好聲律。

雨若是下得不大，大可竹下躲雨。早些年的夏日，祖父喜端着大茶缸，在竹園裏與友下象棋，也喝一些高碎的茉莉花茶。想來世間諸茶，唯有茉莉花茶適合這樣品飲，不挑茶具，亦不挑沖泡的方式。

有一年入川，恰逢清明前後，喝到了一種茶，名曰：竹葉青。竹葉青可不是嫩竹葉，而是一種嫩若松針的茶，全芽入茶，清香微苦，最喜乾茶落於茶盞的聲響，若是銀盞或缽杯，竹葉青投進去，鏘然有聲。好話過耳，擲地有聲，好茶過杯，亦有好響動。這樣的茶，要先倒入半杯水，上投法，投進去五克茶，再加滿水，茶在熱水的作用下，杯底沉下一層，杯口浮起一層，可謂兩極分化，有人又把此茶稱之為「太極」。竹葉青還有個名字叫「雀舌」，兩名皆有好風致，「竹葉青」望名生香，「雀舌」有燕雀嗆春之妙，吃此茶，若是在竹園，偏又落雨，可謂風雅佔盡。

竹園裏，有茶，有雨，不妨題詩，詩曰：

竹風輕拂沐雨新，
茶香裊裊伴閒身。
一壺佳茗心自遠，
靜聽竹間鳥語頻。
竹風半搖雨紛紛，
沐雨吃茶泡銀針。
旗槍透綠聽泉鳴，
舉杯皆是閒散人。

閒散多好，我若有機會在竹間建草廬，不妨命名「閒散齋」，那麼，在下就可以「閒散齋主人」自居了。

但是，閒散是何其難。